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近日長途電話和電郵中，移居外國的親友，都傳達過不大開心的訊息，當年嚮往浪漫遠赴巴黎求學的A，就為前些時反同性婚姻示威的十五萬人暴亂而感到震驚和厭煩，從沒想過心目中所謂最容納不同意見保障人權自由的國家，有人為了反對異己，居然出現近似「法國大革命」那麼震撼的血腥暴力場面。

難得日日報平安

美國求學的表弟身高一點八米，體重八十公斤，一向為自己護衛型健碩身材驕傲。平日笑他香扇型姐姐弱不禁風，姊弟外出時，他總是戲劇性地樂於扮演保鏢角色貼身保護她。最近一次送姐姐上班途中，身邊猛然閃出黑影，給一點九米高的黑人截住，黑人強而有力握住他左腕湊近自己鼻尖，凝視他腕上的鍍金手錶好幾秒鐘，發覺不是真金後，才悻然鬆開他手腕離去，就算逃過厄運，也嚇得一向神經衰弱的姐姐好幾日驚魂不定。「大保鏢」表弟才開始知道自己的一點八米不管用，想到萬一對方目標不在手錶，而要侵犯姐姐，就不由得抹上一額汗。

加拿大治安不好先前已說過了，那邊親友無事不出門，喜慶宴會都有共識十點前結束；移民多年的親友，來港旅遊雖然有嫌這個購物天堂人口過於擁擠，可是看到來來往往當地人的歡樂面孔，也不期然受到那種熱氣感染，看出這個小城就算仍然存在不少問題，不管什麼快樂指數，至少生活得比他城市有生氣，尤其是入夜後年輕人的活躍，比起某些城市的死寂，便知道治安不至於壞到什麼田地。

琴台聚

孫浩浩

端午節剛過去，大家可有吃粽應節？今年的端午節，粽子卻給我帶來一點麻煩。一般人吃粽，最擔心的莫過於會吃胖，又或者膽固醇會因此超標，但我卻擔心會惹來受贈的嫌疑。

「粽」之賄賂

事情是這樣的，端午節前夕，有相熟的藝員同事給劇組送來幾隻粽，本來編審、編劇、導演、副導演合共起來十多人，才瓜分五大隻粽，價值又不超過五百元，照理完全合乎「防貪條例」的規定。最重要是我好清楚該藝員絕非意欲賄賂劇組，對方只是個公派人，想在大時大節，讓大家高興一下而已，只是公司有規定，我們不能收受藝員的任何禮物。公司經常強調，電視台乃公營機構，所以對我們的要求更加嚴謹，即使跟相熟的演員一起吃飯，也建議我們採A制，自己付上自己吃的那一份錢。公司不想我們因為受了別人的好處，因而起用他們擔演劇集裡面的某些角色。如果對方堅持一定要送禮，我們必須要填表申報，就算是老闆經常收到的果籃，也需要申報，並要其他同事簽名。同事知道收這幾隻粽，原來要搞這麼多手續，個個都要手擰頭，無人肯接收，而我又是個天生怕麻煩的人，為了幾隻粽要我又填表又申報，真是煩死人，於是最後跟藝員同事商議下，決定付錢給對方，當我替對方買下這幾隻粽，事件才告一段落。在舊世界中，有幾多人收過多少禮物，我不得而知。我只記得，每年一到中秋，就會見到載滿生果籃、月餅的手推車推進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四月底的台灣遊，由南部東港出發，飽啖黑鮪魚，再沿東海岸觀光線北上，經連台東、花蓮，以台北作結。最初規劃行程時，只有我一人以台北為終點站，其後竟然有人說要到台北爬樓，桃園與淡水兩邊走。對爬樓沒有興趣，決定離開獨個兒來個台北文化遊——華山文創園區與紀州庵。

漫步文創園區

現在台灣很多地方都有由舊建築改建的文藝區，在台北最有名的就是華山1914文創園區。搭乘捷運從忠孝新生站出來後往前走沒多久，就可以看到華山文創園區，它就在有名的光華商場及新生高架橋旁，是個開放休閒的空間。華山1914文創園區前身是酒廠，台中也有個酒廠改建成藝術展覽區，但這裡除了藝術展覽區外，還有餐廳跟咖啡店、茶館的結合，更能吸引人潮。

「華山」之名，源於日本治台的首任台灣總督「樺山資紀」的名字，當時的樺山町是日治時期台北市都市計劃所規劃開發的地區，至國民政府時期再將「樺山」去木邊成為「華山」，並沿用至今。

目前園區內的建築物是創建於一九一四年的日本「芳釀社」，以生產清酒為主，是當年台灣最大的製酒工廠之一，後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台北酒廠，簡稱台灣酒廠，生產以樹薯為原料的「大白酒」與水果酒，直至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，台北酒廠他遷，華山結束酒廠的歷史。

華山一九一四文創園區見證了台灣酒類專賣的歷史，現存的建築獨具特色。經過一連串古蹟的修復與多方面的嘗試和經營，歷經波折，二〇〇五年轉型成為目前所見融合公園、創意設計工坊及創意作品展示中心的創意文化園區。

近年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，像華山1914文創園區這些地方，不管展覽是要收入場費，還是免費，都吸引很多人前往參觀，碰上假日，更是人頭湧湧，人潮不絕。

難怪有人說：有這樣一個地方，可以沉澱，可以發想，可以漫步，享受台北。香港何時也可以有這樣一個地方？



華山1914文創園區。網上圖片

老秤上的「星文化」

「天地之間有秤秤，那秤砣就是老百姓……」

《宰相劉羅鍋》的插曲讓我驀然想起老秤。

老秤退出歷史舞台，已然半個多世紀。秤在我國出現的年頭不算短了。二千多年前，秦始皇統一了度量衡，隨後，隨着生產的發展、貿易的增加和社會的文明進步，人們對衡器的要求越來越高。東漢初年，我們的祖先利用槓桿原理製造了木桿秤。到了唐宋時期，我國的衡器發展日臻成熟。宋代則更進一步：主管皇家貢品庫藏的官員劉承圭在前人木桿秤基礎上潛心研究，於1004-1007年間研製發明了我國第一桿戥秤，從而稱出了比「兩」要小得多的錢、分、厘等單位。領跑工業文明的歐洲，直至十八世紀才出現精密天平，而我國的這種戥秤足足比他們早了700年呢！

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法制計量的文明古國，無論從古代計量精度上看，還是從計量單位、管理體制上看，都是舉世無雙的。然而，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，秤在計量與衡量上的「各自為政」。唐宋時期已將前代「七錢為一兩，七分為一錢」的非十進位制計量改成了十進位制，而在衡量上老秤則始終一如既往地堅持以十六兩為一斤。這種拒絕一改初衷的「僵化」，使十六兩為一斤的「古板」規矩隨後又延續了一千多年。

按說，中華民族並不拒絕與時俱進，可為什麼要在秤桿子上如此「裹筋」（本埠俚語「固執難變」）呢？這就不得不到老秤上去看一看了。

老秤的秤桿上有十六個刻度，每個刻度代表一兩，每一兩都用一顆星來表示。這樣，秤桿上便出現了十六顆星。這是最初的形態。這十六顆星的取用並非隨心所欲，而是大有講究。其中，七

顆代表北斗七星，六顆代表南斗六星。在古人的觀念中，北斗星和南斗星是恆定不變的，因此將守常的恆星用在秤桿上作為標記不僅是恰如其分，而且表明我們的古人守誠守信。

除這十三顆星外還餘三顆，它們是古人從社會生活中總結提煉出來的人文之心，即福、祿、壽三星。這三顆星位於秤桿前部，分別表達着不同的意思：交易中，如果少給一兩，則會損害你的「福」；如果少給二兩，則表示既會損害「福」，還將影響到「祿」；如果少給三兩，則不僅會損害「福」與「祿」，還勢必會折「壽」。借用一句時髦話說，這既是一種未雨綢繆的及時提醒，更是一種「關口前移」的非常警示。它是我國古代商業道德在文化觀念上的反映。不短斤少兩講究的是「信用」，福祿壽三星反映的更進一層，是「信義」，而古老的箴言流傳至今所建立的則是「信譽」。誰都清楚，信用、信義、信譽，在物慾橫流的當下，已成稀缺之物了！

此外，秤桿上還有一顆十分重要的「星」，那就是「定盤星」。

在桿秤提繩和福星之間有顆大星，當秤砣掛在這一位置，秤盤又無任何東西時，提起提繩，則兩邊重量相等，秤桿平衡。這顆大星就叫「定盤星」。

「定盤星」是老秤不可缺少的關鍵部分，思想觀念上被賦予了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意。而在社會生活中，則又引申出另一種意義，即「主見」（當然是正確的）。人們常稱一個人有沒有主見謂之曰有沒有「定盤星」。一個人尚且如此，一個民族，一個國家，安可例外？

與「星」緊密相連的是秤砣。民間素有「秤不離砣，公不離婆」之說，表明秤砣的重要性。秤砣也即後世的砝碼，古代被稱為「權」，民間呼之為「公道老兒」，是左右稱重的關鍵之物。現今我們所說的「用權」，即由此而來。而政權、權利、有權、無權等等，則都是「權」的引申義。正因為「權」可以左右稱重，所以人們在管理國家事務時社會就推出了「權力」等強制、佔有、支配性概念。

《漢書》說：「權者，銖、兩、斤、鈞、石也，所以稱物平施，知輕重也。」大文豪蘇軾也說：「人之所以為信者，手足耳目也，目識多寡，手知輕重。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，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。」清人李光庭在《鄉言解頤》中說：「市肆謂砝碼為招財童子，謂秤錘為公道老兒。權衡取其平，平者乃公道之謂也。」於是，今天廣泛使用的「權衡」這個詞就這樣引申出來了。

人類出現私有制後，便有了權衡理念和雛形實物。中國由於幅員遼闊，在長期的銀貨流通中，因不同地域、不同習慣、不同場合、不同用途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「權」。

從現有傳世和出土的各種「權」來看，我國最早的「權」是戰國時期流傳較廣的秦權和楚權。秦權為鰻頭狀，頂鈕球形，也伴有觚稜形；而楚權則多作圓形，鑄有半圓形環紐。

從材質上看，我國最早的「權」有鐵、銅、瓷、石等，造型有圓形、方形、瓜形、稜形以及動物形等，有較高的收藏價值，既是研究、考證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計量等歷史的珍貴實物，同時它們還具有藝術鑒賞價值，可以佐證我國古代度量衡的發展史。

說到這裡，需要指出的是，「權」之所以被民間稱作「公道老兒」，表明其守誠守信甚至比「星」更為重要。如果說「星」是標準的話，「權」便是掌控，公道與否，全在掌控之中。我們在舊小

說裡常常看到古代那些不法奸商置公道於不顧，挖空心思在「權」上面做手腳，使顧客吃虧上當。而現實生活中，這類現象更比比皆是，無論桿秤、電子秤、計價器……幾乎就沒有不可以做手腳的，真可謂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！這種「魔」的存在，從廟堂到江湖，從官吏到草民，無人不痛恨，無人不切齒，無人不喊打，然而，十分可悲的是，這種魔與道的較量又無處不存在，無時不發生！就像方今之世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的貪官作反腐報告樣，他們在台上是那樣地煞有介事，是那樣地振振有詞，而在台下卻是那樣地恬不知恥，我們的疑問是，如此地口是心非，究竟是他們變得更聰明了呢，還是「公道老兒」已經墮落了？

良知、誠信、公道，這些雖然美好卻並非高不可攀的行為規範，人們在疑問，社會在呼喚，民族在期待，歷史在恭候的時候，再看注入中國老秤上的「星文化」，你不覺得多少有點耐人尋味麼？



秤已退出舞台。網上圖片

杜亦有道

阿杜

怨無可怨

據說在東京處於市中心附近的羽田機場，今年為求接駁方便，宣布重開出入境服務，台日航線航班、部分港日航線航班都用回羽田機場起降，多年前港機赴東京抵埗，機場口立即接駁上區地鐵，港客赴新宿、銀座等近在咫尺，計分鐘〇六，旅客省錢又省時間，可謂造福港日常客。

同樣現象，現在又化繁為簡，省時省錢，入市區的航次又回復到廿年前的上海，廿年前港客飛往上海全部在虹橋機場起降，又是廿分鐘往返市區，方便快捷，但廿年前上海機場越開越大又越遠，開到浦東方向去，旅客往返用多一倍車費和時間，而因為內地大小城市以上海為華東旅遊中心，動不動把起落點移去山高水遠的浦東，增加甚多不便，有人甚至先飛無錫或南京再轉車去上海，就是為了要避上海市區內浦東這一程，令不少國內外遊客買內地轉駁的航線先飛舊址虹橋，然後再轉車入市區，寧可不便也不願受這交通隔遠之氣。

隨想國興

興國

一個女子的故事

內人個性開朗，很會主動認識新朋友。不但鄰居和管理員跟她混得很熟，連住在對面街大廈內的一對老夫婦也成了熟朋友，常常一起喝下午茶，我也偶而會加入聊天。

月前她認識了一個內地來的女子，帶着一對小兒女，非常可愛，逗孩子玩是她的樂趣。那女子本來住在我們大廈的高層，後來搬走了，但會帶着高兒子來管理處聊天，因為離接她女兒放學的地方靠近也。

但她忽然有半個多月未曾出現，正在奇怪的時候，又見到她了，但臉上的笑容不見了，面容憔悴得很，而且是一個女人，看不到那對可愛的小兒女。內人自然問她發生什麼事。原來她帶着兒女來港，是投資和她生了小孩的男人的。但那男人卻是早有家室的，她來港後才得知，因為那男人的妻子到她的住處大鬧，她才搬出去，從此常常和男人吵吵鬧鬧。

她「失蹤」多日的理由，是被人告發吸毒，關到派出所多天。她剛來香港，什麼是毒品也不知道，想來是被陷害了。孩子也被那個男人帶走了，那個家也被換了鎖回不去了。

內人便叫她向家暴中心求救，還教他叫朋友回家開鎖，把重要文件都取回，到朋友家中暫住。還教她如果未和那個男人辦過結婚手續，兒女可以領回。在家暴中心的協助下，我們又看到那對可愛的小兒女。但只有兩歲大的男孩，臉上也沒有先前的笑容，變得比以前木訥了，只能安慰她給點時間讓小孩恢復正常。

這個女子的故事，讓我感覺到，社署和家暴中心這些助人的單位，應該多宣傳，好讓被欺負的內地女子，能夠有人協助，不至於受到暴力的威脅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米歇爾「缺席」的信息

雖然米歇爾後來「補鍋」式地寫了封「親筆信」給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，祝願她訪美愉快，並表示「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攜女兒們訪華」，但無助於挽回她失禮的「面子」。

作為新崛起的亞洲大國，習近平首次以中國國家主席身份偕妻訪美，跟奧巴馬建立「私人關係」，主人家的夫人卻以「照顧女兒」為由避見，無論如何，都是說不通的。何況，元首偕妻會見客人，不但顯示尊重夫人，也是西方政壇外交文化。

米歇爾是一位很有算計的第一夫人，也是一位很擅於包裝的女人——雖然在一般公眾眼中的她是「親切、謙遜」。不少網民說，她是怕被比下去。此話非情緒之語。

以米歇爾的聰明頭腦和好勝本性，她應該自知，相對於「新鮮出爐」的中國第一夫人，已被國際媒體「消費」了五年的自己沒有多少「新聞價值」，而這位國際對手從外形到內在都實力不弱，何況，這對手月前隨夫首訪俄非四國，首次亮相就搶盡風頭，人氣正旺呢。

從人性的角度去解讀，米歇爾的心理也正常。只是，這次會面並不是私人性質，國際媒體在報道「會晤正經事」外，第一夫人的「花邊新聞」往往也是另一亮點，因為她們的舉止代表了國家的形象。

這也是美國刻意營造的效果。早在奧巴馬當選初期，米歇爾就非常合作「美國超模」《時代》的一系列包裝和吹捧，從「美國超模」《時代》容詞「到「美國面孔」《名利場》封號，還有那一大堆「最佳衣着」、「年度女性」等等。只是，這位「面孔」卻「無面」見人，豈止令引頸以待的國際媒體掃興，也不把中國人的感情放在心中。不過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米歇爾的「缺席」也帶出另一個信息：她的家事比她的國事重要，或者說，她以「主婦小動作」傳遞了「國家大信息」，不必有太多的猜測，也不必太過介懷。等到了秋天，中國對手大可以平常心「以禮相待」。

不為甚麼，米歇爾要做個「真實的女人」，彭麗媛也要做個「真情的女人」，無端是為了自己的心情，還是中國的國情和國民的感情。